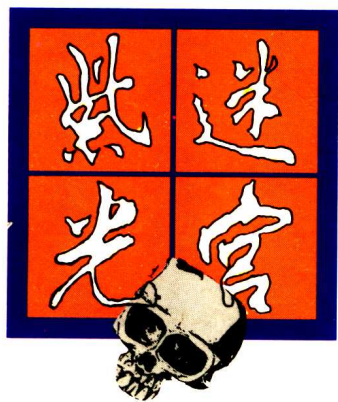


大唐狄公全传

高罗佩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唐狄公全传之四

迷 宫 紫 光

〔荷兰〕 高罗佩 著绘
陈来元 胡 明 译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6 号

责任编辑:徐维光 李江南

装帧设计:唐 薇

责任技编:吴少娟

原著作权人:〔荷兰〕托马斯·梵·古利克

Thomas M Van Gulik

中译本著作权人:陈来元、胡明、赵振宇、李惠芳

出版者获版权持有人中文版唯一授权

严 禁 翻 印

“大唐狄公全传”之四

迷 宫 紫 光

〔荷兰〕高罗佩 著 绘

陈来元 胡 明 译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1.5 印张 253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7-106-00883-2/I·0067

定价:7.90 元

出版说明

狄仁杰是中国历史上的神奇人物。

《大唐狄公全传》，则堪称是一部充满东方式罪恶与智慧的迷人传奇。

在大唐王朝中，狄仁杰身居高位，声名煊赫——官至元帅与宰相，然而，真正使他立名于世并传扬千古的，却是“超级断狱神手”这一称号。

而在所有以狄公（狄仁杰）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公认最成功也最负盛名的，便是这部由荷兰籍汉学大师高罗佩创作的长篇系列小说《大唐狄公全传》了。

在高罗佩笔下，狄仁杰一改旧公案小说中刻板单调的清官形象，而变成一个极端嗜好寻惊弄险的衙门大豪侠，一个神出鬼没喜欢炫耀的破案高手，一个酷爱女性、才情俱全的东方美男子，一个智商高于福尔摩斯的古代侦查大师；而狄仁杰活动于其间的唐代社会，其浓郁的古典风情之下，竟也不乏现代式的罪恶、变态情结、高智力阴谋，甚至于恐怖主义形态……高罗佩以其独特的理解方式与描写风格，使狄公以及他的冒险生涯焕发出迷离而绚烂的光彩，从而使中外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不已。

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除了《大唐狄公全传》外，他还著有《春梦琐言》、《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等名作，均脍炙人口，风靡东西方。

《大唐狄公全传》全书约 130 多万字，分《雨师黑箭》、《金戒妖狐》、《红阁跛丐》、《迷宫紫光》与《柳园飞虎》五大卷。作为系列小说，全书由 16 个中长篇与 8 个短篇组合而成，每篇小说均独立成章，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有若干条隐线——狄公连贯的官场轨迹、众亲随的人生历程以及书中各式人物逻辑性的隐显接合——将各篇各卷串接起来。阅读时十分自由，可分可合，悉听尊便。

目 录

迷宫游孽	(1)
古寺紫光	(237)
棺柩藏诬	(335)
畜血夺魄	(349)

迷 宫 游 孽

陈来元 译

第 一 章

话说大唐名臣狄仁杰为官一生，政绩昭著，断狱如神，功垂竹帛，彪炳千古。有诗为证：

波澜壮阔数十秋，
理刑才名青史留。
湔尽世间覆盆冤，
杀绝天下恶人头。

欲知狄公如何彰善瘅恶，惩奸除宄，运智设谋，专断滞狱，读完这篇故事，自有分晓。

兰坊城东一片重峦叠嶂，四乘马车正穿山越岭向城池方向缓缓迤邐而行。

第一乘车上，坐了兰坊新任县令狄仁杰和他的忠实助手

洪亮。狄公背靠一只书箱坐于铺盖卷之上，洪亮则在对面一捆布帛上坐了。由于行程遥远，道路陂陀，一路上颠簸之苦，不言而喻。狄公与洪亮已一连行了数日，很是疲顿，只得借包裹囊担做软垫，尽量求得一点舒适。

紧接后面是一乘罗帏篷车，里面坐了狄公的妻孥和侍婢。她们更经不起这长途劳累，一个个均蜷身缩脖，枕藉于车内被褥之中，合上眼皮，以期小憩一会。

最后两乘装了一应包袱行篋，有几名家奴摇摇晃晃坐在一大堆行囊箱笼之上，另几名胆小的，则伴着几匹汗马一路徒步而行。

黎明前，狄公一行离别了于平川上投宿的最后一个庄子，此后便进入了一片荒山野岭之中。一路上车马萧萧，除几名樵夫外，却不见商贾行人，更不见村舍农家。按照路程，狄公本来可在天黑前赶到兰坊，却不期途中一只车轮毁坏，耽搁了两个时辰。现在已是日薄崦嵫，暮霭沉沉，四周群山险恶，令人望而生畏。

车仗前两彪骑身挂利剑，弯弓搭在鞍座前鞍之上，狼牙箭于皮筒中格格作响。两骑乃狄公的亲随干办，一唤乔泰，一唤马荣。二人奉主人之命，一路护送车仗西行。狄公的另一名亲随干办名唤陶甘，上了几岁年纪，面容清癯，腰背略驼，与老管家一起在车仗后紧紧相随。

马荣登上山梁顶峰，将坐骑勒定，放眼一瞧，前面山道通向一道蓁蓁溪壑，再过去又是一座嵯峨苍山。

马荣在鞍座上转过脸来，对身后车夫骂道：“你个鸟人，半个时辰前你就说兰坊旋踵即至，却如何还要再翻一座崇峻大山？”

车夫听他出言不逊，好生不快，又不敢发作，只得唾面

自干，忍气吞声说道：“差爷休要心急，翻过下一道山梁，兰坊城就在你眼前了。”可他在嗓眼里，却在骂衙门里的家伙就是没有耐性，还动辄出口伤人。

马荣对乔泰说道：“太阳偏西之时这厮就说‘下一道山梁’，行了这许多路，却又是‘下一道山梁’，现在我们前不靠店，后不着村，即便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到了兰坊，也太晚了。那卸任的邝县令一定从午牌时分便翘首企足，望穿秋水，专候我们的到来，以向我们主人移印交割。还有一县僚属，公卿王爷，名流显宦，按国礼官俗在新县令走马上任之日，都要去城外接官厅中，为老爷摆宴洗尘接风。如今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早已饥肠辘辘了。如此，好不狼狈！”

乔泰说道：“腹中饥饿倒也罢了，这口中干渴最是难熬！”说罢掉转马头走到狄公车边。

“老爷，前边又是一条深谷，过了谷，还要再翻过一座大山，我们方可到达兰坊。”

洪亮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官场中调职瓜代之事本属平常，然老爷这次调离浦阳，补缺兰坊，也委实来得太快，不免令人遗憾。虽然我们一到浦阳就立即碰上了三大疑案，弄得我们席不暇暖，疲于奔命，然那地方毕竟是一处物阜民丰的舒适所在。”

狄公淡然一笑，将身子重新于书箱上靠好，说道：“京师禅门内那帮残党似与广州商界的狐朋狗友串通勾连，同恶相济，进而加压于朝廷。我在浦阳离任满尚早，却如此提前调迁，原因恐怕就在此。不过，在象兰坊这样一个边野之区任职亦不无益处，我们在此无疑会遇到在通都大邑永远也遇不到的一些有趣的偏题怪题，正可大显身手，大干一场。”

洪亮对此番议论虽点头称许，然脸色仍阴沉忧郁。他已

年过花甲，华发满头，从浦阳到兰坊有好几日路程，一路辛劳，早弄得他精疲力竭。他从年轻时起就是太原狄府的管家，一向忠心耿耿，是狄家的一名义仆，狄老太公对他很是喜爱。待到狄公入仕为官，他执意同往侍候小主人，狄老太公欣然应允。这样，他就成了狄公的一名心腹随从，狄公每到一处赴任，都委他以官衙录事参军之职。

车夫啪啪甩了几鞭，车仗过了山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深谷行进。

片刻间，车仗已到谷底。道旁榛莽芊绵，荒凉芜秽，头顶松柏荫翳，夭矫婆娑，本来就不明的山道顿时变得更暗淡了。

狄公正欲传令掌灯举火，忽闻道旁一声吆喝：“肥羊休走，快快丢下买路银！”喊声未落，车前车后立即有人呼叫响应，乱声中，一帮面蒙黑纱的强人突然从树丛中一涌而出。

乔泰与马荣正欲抽出利剑，却早被一伙强人拽下马来。与此同时，那为首的强人挺一杆长枪直向狄公猛扑过来，另两名强人也奔向车仗后面袭击陶甘与管家。

车夫见情势不妙，急从车上跳下，躲到树丛中不见了。狄公的几名家奴也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只恨爹娘当初没多生两条腿。

狄公等众人事先毫无防备，又以寡敌众，始时不免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

洪参军正欲跳车，脑门上却挨了一棒，昏晕过去。老管家也被一强人击倒。然乔泰、马荣本为武林高手，对这打斗之诀窍、克敌之绝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狄公固通文墨，亦精武功，刀枪拳棒自是样样谙熟；陶甘虽与枪棒无缘，却是



智多谋，惯以种种手段引诱凶犯受骗上当，然后擒之。如是，强人焉能不败？

双方没斗几个回合，强人渐渐乱了阵脚，抵敌不住。然仍抵死顽抗，奋力拼杀。狄公夺过为首强人的长枪，率众猛攻猛打，越战越勇。

乔泰一剑结果了一名强人，马荣砍翻一强人后，又手起剑出，将另一强人刺了个穿心。正欲拔剑再刺，却冷不防被身后一强人一棒打在左肩之上，跌倒在地。乔泰见状，忙接过那强人厮杀，不期另一强人又杀向马荣。马荣左肩疼痛，左臂僵直，只得蹲伏在地，用一只右手与那强人厮打。马荣的对手个头不高，手舞一把匕首，在马荣身边跳来跳去，寻机下手。狄公正欲前去助战，马荣却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用力一拧，那匕首便从强人手中脱落下来。马荣又将他按倒在地，一条腿跪在他身上。

强人经不起压，嘶声怪叫起来。马荣刚一松腿，那强人却又举起另一只手对马荣劈头盖脸打来，然那拳头分量轻似棉花，犹如给马荣掸土一般。马荣喘着气对狄公道：“老爷，请将他面纱揭了！”

狄公扯下面纱，马荣惊叫道：“啊！原来是个年轻女子！”马荣见姑娘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忙松开了她的手。

狄公将她双手反锁于背后，说道：“强人中有此自暴自弃的女子并不鲜见，亦将她捆了！”

乔泰此时已制服了他的对手，并将他五花大绑捆了。马荣唤过乔泰，乔泰遂将姑娘两手亦缚于背后。马荣站立一旁抓耳挠腮，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那女子则一声未吭，从容受缚。

狄公走向女眷的篷车，见他大夫人蹲在车窗口，手中握

着一把剪刀，其余的人则一个个吓得钻到了被褥底下。

狄公对她们说道：“休要害怕，强人俱已收拾了。”

狄公的家奴、车夫见拦路的强人已除，均从各自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忙着将火把点燃。狄公借助火光，将战场巡视一遍。

自己方面，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洪参军头上吃了一棒，只因那棒在车内无法举高，故打得并不重，现在已醒了过来，陶甘帮他缠了头上伤痕。老管家与其说是打晕的，倒不如说是吓昏的。马荣将衣袍脱到腰部，光着粗胳膊坐在一横倒的树干上歇息，他的左肩又青又肿，乔泰正用药膏为他涂抹按摩。

对方伤亡惨重。三名强人死于乔泰、马荣的利刀之下，其余六名伤势轻重不等，只有那姑娘皮肉未伤。

狄公命家奴将生擒的强人于一装行囊的车上绑了，又命将三具死尸装在另一囊担车上。那女子无伤无损，自然让她随队步行。

陶甘捧上茶筌，狄公和四员亲随干办各饮热茶一盅。

马荣以茶漱口，喷吐在地上，对乔泰说道：“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从其攻击的情形看来，竟无一人在行。我思想来，这伙人恐非是专一打家劫舍的响马。”

乔泰同意道：“贤弟此言很有些道理，他们共有十人，本不该如此不堪一击，一败涂地。”

狄公闻言说道：“我道此言欠妥，我们虽然胜了，亦并非兵不血刃。”

众人默默又喝了一盅茶。此时人人皆倦，谁也不想再多说话，惟有家奴们在窃窃私语，受伤的强人在痛苦呻吟。

稍事休息，狄公一行又继续前行，两名家奴手举火把走

在车仗前头。

半个时辰之后，车仗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来到宽阔的官道之上。须臾，兰坊北城门箭楼上映在夜空中的雉堞便隐约可见了。

第 二 章

狄公的车仗一路南行，接官厅外不见宫灯彩棚，不听喧阗鼓乐，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冷冷清清来到北城门口，但见箭楼耸立云端，城门坚不可摧。乔泰始时心中生异，又一转念，兰坊乃一边陲之地，西邻胡戎虽与我友交，却也保不定哪一天和我兵戎相见，故不可不防。

城门裹以铁皮，上有饰钉。乔泰走上前去，以剑柄击门。

敲了好一阵工夫，方见箭楼上一小窗开了，窗口传出嘶哑的声音：“上峰有令，入夜城门不开，明日请早！”

乔泰闻言好生气恼，擂门如鼓，对楼上喝道：“县令大人到此，快开城门！”

箭楼上问道：“你道是哪位县令？”

“休要罗嗦，兰坊新任正堂县令狄大人到此，还不快滚下恭迎！”

箭楼上小窗砰一声关上了。

马荣驱马走近乔泰，问道：“城门迟迟不开，却是何故？”

乔泰骂道：“上面那几条懒狗这么早就睡得醒不来了！”一面又用剑柄敲门。

不久，门里传出铁链的响声，沉重的大铁门开了，门旁一边站着一个边幅不修的门兵，头上的铁盔都生了黄锈。乔

泰不等大门开足，便驱马撞了进去，险些将两个门兵踩于马蹄之下。

乔泰边进门边喝骂：“你们这两个懒骨头，快将城门大开！”

两个门兵看着面前两个骁骑如此盛气凌人，心中着实不快。其中一人张口就欲顶嘴，然一见乔泰疾言厉色，气势汹汹，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无奈何，只得大开了城门，请狄公一行进城。

车仗进得城内，只见街市黑灯瞎火，一片凄凉景象，时辰尚未至头更，大店小铺却多数关门落锁了。街上只剩下几处摊贩仍在张罗买卖。顾客三五一群围坐在小摊油灯旁，或喝茶或吃面，均默默无语。狄公一行在街上从北向南缓缓走过，他们只是扭头向车仗略看一眼，就又低头捧起了面碗，端起了茶盅。

新任县令下车伊始，一县文官武职隐迹，乡宦望族潜踪，商贾藏匿，百姓麻木，真乃旷古未闻！车仗走过跨越街道的一座拱门。至此，大街沿一堵高墙分为左右两条。马荣与乔泰一见，心想这是县衙衙院的后墙了。

一行左转，沿着高墙向东，向南，再向西，直走到一座黑漆大门门首。门楣上方挂了一块风蚀雨剥了的木牌，上有“兰坊县衙”四个大字。

乔泰甩镫下马，重叩大门。

门开了。门丁五短身材，身着鹑衣，鹰鼻鹞眼，胡须蓬乱。他举起手中灯笼，向乔泰上下打量一番，怒道：“你这丘八好不晓事，难道竟不知这衙门一向紧闭不开？”

乔泰哪里受得这等凌辱？他伸手一把揪住对方胡须，前拉后推，将门丁的头冬冬只往门柱上撞，只疼得门丁哭叫求

饶方止。

乔泰高声命道：“新任县令狄大人驾到，快大开衙门，传齐三班六房去大堂衙参候命！”

门丁不敢怠慢，大开了衙门。狄公一行进得衙内，于花厅前院中停下。

狄公下了车，借灯笼光亮向院内四周环顾一番。但见花厅大门落闩上锁，对面衙厅的窗户也一一紧闭，院中厅内一片漆黑，不见一人。

狄公心中好生烦恼，命乔泰将门丁带来问话。

乔泰揪了门丁衣领就走，到得狄公面前，门丁忙双膝跪下。

狄公问：“你系何人？县令邝大人何在？”

门丁本不结巴，然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又见狄公威仪赫赫，早有点招架不住，期期艾艾答道：“启……启禀老爷，小……小人乃本衙牢头蔡子，邝……邝大人今晨出南门离去了。”

“县衙官印现在何处？”

牢头此时沉静了一些，回道：“小人思量来，一定在衙厅什么地方放着，老爷去寻，一定能寻到。”

至此，狄公再也忍不住了，顿足叫道：“隶役何在？书差何在？巡兵何在？”

“回老爷，缉捕上个月离去了，刑房老书办二十日前就告了病假，至今未归……”

狄公打断了他的话，恼道：“如此，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又转向乔泰，“将他先下在牢中！究竟何事在此作怪，我要亲自弄个水落石出！”

牢头高叫冤屈，乔泰伸手就是一记耳光，将他双手绑了，

又转过他身子，腿上踢了一脚，喝道：“去你的大牢，前面带路！”

前院左厢是一溜巡兵、衙卒住的下房，空荡荡的，后面便是牢房。牢中亦空无一人，不用说，牢房已许久没用过了。然牢门坚固，窗有铁栅。

乔泰将牢头推进一间小牢房，锁了铁门，回到狄公身边。

狄公道：“我们这就去大堂、衙厅各处看看。”

乔泰提了灯笼，来到大堂门口，将门推开，生了锈的合页嘎吱直响。来到厅内，乔泰高举了灯笼，只见灰土遍地，蛛网满墙，盖于公案之上的猩红台布早已褪色破烂，一只黑鼠从桌旁疾驰而过。

狄公向乔泰招招手，走上高台，围绕公案走了一圈，又将分隔大堂和县令内衙书斋的一块中央绣了獬豸的帷帘拉向一边，灰土纷纷掉落下来。

内衙书斋内只有一张书案、一把靠椅和三张木凳，件件均摇摇晃晃，破旧不堪。乔泰将里间档房小门打开，一股阴湿的气味直向他们袭来。墙边立着书架，上面摆了公文案卷皮箱，天长日久，都长了一层白霉。

狄公见了，不禁摇头浩叹：“不想案牍档目竟糟蹋到这步田地！”说毕，一脚踢开通向回廊的大门，默默走向大院，乔泰手擎灯笼在前引路。

马荣与陶甘已将山中七名生擒案犯锁入牢中，将三具死尸暂于巡兵房中搁置。

管家正领众奴婢从车上卸运行李囊担，见了狄公，忙报说后院宅邸清洁整齐，万物无损。离去的县令将宅中各样陈设摆列齐整，原封不动留在原处，各房各物均打扫得清清爽爽，一应家具用物也十分干净，无一毁坏。庖丁正在厨下打